

七劍下天山

梁羽生



(香港)梁羽生先生名著

七劍下天山

中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月

# 目次

(中册)

- 第十一回 一女灵机 桂仲明无心获宝剑 …… 212  
群豪慑服 凌未风赌技夺黄金
- 第十二回 幽谷缔良缘 喜有金环联彩笔 …… 248  
江湖偕俩影 争看宝剑配神砂
- 第十三回 一剑败三魔 宝玉明珠藏相府 …… 263  
清歌惊远客 澄波碧海赞词人
- 第十四回 埋恨深宫 花迎剑佩星初落 …… 290  
扬威三峽 柳指旌旗露未干
- 第十五回 侠骨结同心 百尺楼头飞剑影 …… 312  
幽兰托知己 一生恨事向谁言
- 第十六回 云海寄暇思 塞外奇峰曾入梦 …… 329  
血光消罪孽 京华孤女报深仇

第十七回 睹画思人 冒浣莲心伤内苑 ..... 353  
挟符闯狱 凌未风夜探天牢

第十八回 孽债情缘 公主情多徒怅怅 ..... 374  
泪痕剑影 王妃梦断恨绵绵

第十九回 生列两难忘 半世浮萍随逝水 ... 396  
恩仇终解税 一宵冷雨丧名花

第二十回 有意护仙花 枯洞窟中藏异士 ... 424  
无心防骗子 喇嘛寺内失奇书

## 第十一回

一女灵机 桂仲明无心获宝剑  
群豪慑服 凌未风赌技夺黄金

凌未风大喝一声道：“你们想怎样打法？是并肩子上呢？还是一对一的车轮战？”王刚在群豪之前，不甘示弱，高声答道：“我众你寡，由你们先划出道来吧！”凌未风剑眉一扬，说道：“请在场的武林前辈一言！”卢大楞子道：“凌大侠这边仅两个人，以二敌五，那不公平，顶多每边只能出两个人，是联手或是独斗，翻随尊便。”

王刚听了，正想派申家兄弟叫阵。川陕督府的卫士焦直、洪涛已抢出来，高声叫道：“我们久闻石老前辈武功精强，想请教他的公子几招，凌师傅要上来也可以。”这两人颇工心计，他们自知武功不及大内高手，又怕被人轻视，因此一上来就拿话扣着凌未风，指名索战黄衫少年。他们虽说“凌师傅上来也可以”，但他们知道以凌未风的名头，一定不会听了这种似迎实拒的话后，还来和他们相斗，而黄衫少年，他们却并未放在心上。

凌未风淡淡一笑，果然按剑不动。黄衫少年桂仲明，哈哈大笑，手提双剑，满不在乎的就上前去，叫道：“发招吧！”

你们两人那值得我凌大哥动手！”

焦直使的是一对方天画戟，在川陕督府之中，武功第一。见桂仲明懒洋洋的不立门户，乘他说话之际，突地双戟一分，“指天划地”，戟上白森森的五寸多长的鸭嘴尖锋，呼的刺向桂仲明左臂。洪涛使一柄花鳞紫金刀，一个搂膝绕步，转到桂仲明后侧，顺势疾展刀锋，横斩敌手后腰。前后夹攻，想一下子就把桂仲明置于死地。

桂仲明陡地一声大喝，如晴天起个霹雳，舌头绽出春雷，右剑向上一抬，只听得克嚓一声，把焦直方天画戟的鸭嘴尖锋，登时截断！他头也不回，左手往后一撩，搭着了洪涛攻来的刀锋，顺势一推，洪涛只觉一股大力压来，二十八斤重的大刀几乎脱手飞去。焦直急忙叫道：“洪二弟，你走左面偏锋，上！”他一对方天画戟，抡转如风，使出许多花招，拼命架住桂仲明的双剑。

这是桂仲明自灵智恢复之后，第一次与强敌相斗。他见冒尝莲倚着岩石，笑盈盈的望着他，精神大振，双剑施展开来。精芒电闪，不过一会，焦直洪涛二人就全被剑光裹着。

罗达等人，在旁边看得目眩心惊，料不到石天成的儿子，也有这样功夫！

又过了一会，桂仲明已看出焦直的戟法全是花招，不敢和自己硬碰，哈哈大笑，觑准来路，一招“巧女穿针”，闪电般的刺将出去，焦直右腿往后一撤，左戟一晃，“举火撩天”，右臂一觉，“白鹤掠翅”，右戟向下一兜一扫。右埋主攻，乃是虚式，左戟主守，方是实招。不料桂仲明那招也是虚式，焦直左戟一抬，他就疾吐疾收，步法一变，身形一挫，倏变为“猿猴摘果”，连挑带刺，青光一闪，便到面前，挑裆刺腹，猛下杀手！

焦直大叫一声，双戟同时回救。桂仲明一声大喝，剑光起处，把一枝方天画戟劈成两段，右腿起处，又把另一支画戟踢上半空。惨叫声中，焦直的一条手臂已与身体分家，桂仲明一腿把焦直水牛般的身躯横扫出数丈开外，刚好撞着岩石，眼见不能活了。

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待洪涛看得清时，急忙后退，已来不及。

桂仲明腾空一跃，好似乎地飞起一头巨鹰，向洪涛当头罩下，洪涛紫金刀往上一挡，哪挡得住！只听得克嚓一声，手腕先断，身子也跟着被劈成两边。这是五禽剑法中的绝招，名为“苍鹰扑兔”，都是他的母亲所授。

王刚等三个大内高手，虽看不起这两个川陕督府的卫士，但也料想不到只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两人就都了结，而正点子凌未风还未出场。王刚眉头一皱，正待亲自出场，用金刚手去硬抢桂仲明的双剑。只见申家兄弟二人，已联袂而出。

桂仲明双剑一立，严阵以待。凌未风高声叫道：“桂贤弟，你已够本有赚了，这两个让给我吧！”

申家兄弟的吴钩剑法是沧州洪四所子的真传，乃是两人合使的。申天虎使一对护手钩，用以锁拿敌人刀剑，守中带攻；申天豹使一柄长剑，则完全是进手的招数。这对兄弟的吴钩剑法，所以称为武学一绝，乃是因为他们攻守配合；恰到好处。

三十年来，弟兄出手，从未落过下风。就是在京城之时，楚照南和他们比试，用尽功夫，也只是勉强打个平手。

凌未风久历江湖，见多识广，深知沧州洪家吴钩剑法的厉害。一见申家兄弟的兵刃，和联袂出场时的身形，就知是洪门弟子。他恐怕黄衫少年武功虽强，但经历尚浅，不懂应

变，因此急急赶上，替回了他。

申家兄弟立好门户，喝声“接招！”申天豹的一口长剑疾便向凌未风胸前扎去。凌未风知道他们一攻一守，专找破绽，微微一笑，兀立如山，待得申天豹的剑尖刚一及胸，峰子突然摇动，手中的青钢剑“当”的一声便荡开了申天豹的剑尖，望都不望，反手一剑，又恰恰把申天虎攻来的双钩格过，他拿捏时候，恰到好处，申家兄弟都吃了一惊，三人一触即分，斗鸡似的互相盯着。

达土司三十年前见过洪四把子吴钩剑表演，悄悄对卢大楞子说道：“这是碰到极强的对手时，才会如此。这两兄弟是想等凌未风先发招，才找他的空门进击。看来这个‘天山神芒’，敢情真有点本事。”话犹未了，只见凌未风大喝一声，青钢剑一震，向申天豹横扫过去，剑尖颤动，寒光点点，如浪花般直洒下来，申家兄弟布成犄角之势，双钩一剑，攻势也是有如暴风骤雨。剑光电闪，钩环山响，打得难解难分！

斗了一百余招，申家兄弟客头见汗，凌未风则仍是神色自如，旁边的人还未看出什么，王刚已知不妙。双掌一错，奔了出来。高声喝道：“两位兄弟请退，待我领教一下凌师傅的剑招。”

申家兄弟拼命疾攻数招，掩护撤退。

凌未风蓦地一声长笑，大声喝道：“你们要认输也不行！”剑法一变，翻翻滚滚，申家兄弟只觉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四面八方全是凌未风的影子。

王刚奔出阵来，见三人仍是苦斗不休，剑光挥霍，剑气纵横，哪里插得进去？而且两方有言在先，以二打一已是有失面子，自己再插进去，纵能打胜，也令天下英雄齿冷。何况王刚乃是成名人物，以金刚散手，享誉三十余年，在各路



高手之前，更不欲为人所笑。

王刚正在踌躇，忽见对面的黄衫少年桂仲明，缓步而出，高声叫道：“凌大哥没空和你打，我来接你几招。”王刚正苦无法下台，见他出来，心中大喜，说道：“既然如此，拔剑吧！”桂仲明道：“小爷从不先亮兵刃，你的兵器呢？你要单打独斗，我就让你先进三招。”

王刚哈哈大笑，心想这少年一定是未曾出道的雏儿，自己以金刚散手名震武林，从来不用武器，他竟然叫自己取出兵刃，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当下双手一摊，笑得前俯后仰，说道：“你问在场的叔伯，几时听见我王刚用过兵刃？你尽力把双剑斫来吧，看我接不接得住你？”

桂仲明面色一沉，冷冷说道：“你笑得早了点儿，见过胜负你再笑吧！那时你笑得出来算你好汉。好！你既然不用兵刃，小爷也空手接你几招。”说罢把双剑拔出，猛然掷向山崖，登时碎石纷飞，两口剑直没到剑柄，说道：“现在，我身上也没了兵器，你放心吧？咄，你还不进招是何道理？你到底想不想打？”

桂仲明亮了这手，旁观的群侠都大吃一惊。他们虽见过桂仲明斗焦直洪涛时的武功，但他们更知道王刚的厉害，他们想桂仲明仗剑相斗，还未必得胜，如何这样狂妄自大，小小年纪，竟要赤手空拳对付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冒浣莲见群豪窃窃私语，面露骇容，又见王刚出场时的声势咄咄迫人，知道此人必是五个卫士之首，定有非常武功，不觉向前移了几步。卢大楞子以为她是石天成的女儿，轻声叫道：“你把你的哥哥叫回来吧，这人外家功夫登峰造极，金钢散手，天下无对。让凌大侠和他打，也许可以招架得住。”冒浣莲听了，先是一惊，听完了心头反而稍宽了。

她想：桂仲明的功夫比凌未风的功夫差不了多少，这人说凌未风招架得住，那他纵最不济也可以支持一些时候，那时凌未风早已把那两个家伙收拾了。但，虽然如此，冒浣莲还是心头鹿撞，正所谓情非泛泛，份外关心，不知不觉的仍然一步步移近斗场。卢大楞子虽然发觉，但想：让她出去，待事急之时相救也好。反正那边大内三个高手都已出齐，若她上去帮黄衫少年，也只是三对三，不算犯了规章。

王刚听得桂仲明叫他先行发招，怒不可遏，心想：我一掌下去，不把你打成肉酱才怪。

桂仲明懒散散的又“呸”了一声道：“还不动手，等交代后事吧？”王刚怒吼一声，伸开蒲扇身的大手，掌挟劲风，一掌便向桂仲明太阳穴打去。桂仲明身躯一闪，轻轻避过；王刚左掌随发，桂仲明再退三步，仍然闪开。王刚蓦然向前一跃，双掌化拳，“二鬼拍门”，猛的夹击桂仲明双颊，这招急如星火，卢大楞子惊叫起来，冒浣莲一颗心突突跳动，闭了双目，不敢再看。

在场的各路高手，都以为桂仲明必遭毒手，不料桂仲明身法奇快，间不容发之际就在王刚拳头之下钻了过去，大声叫道：“我说要让你三招，你看是不是？”

原来桂仲明自幼跟随义父桂天澜，练习大力鹰爪功。大力鹰爪功和金刚散手是同一路数，他听义父说过，为类硬功夫讲究的是一鼓作气，连环猛扑，最怕是强攻不下，消了锐气。桂仲明又仗着自幼在剑阁绝顶之处长大，整日与猿猴为伍，天生就一副绝顶的轻身功夫。因此故意拿话来激王刚，连避三招，挫折他的骄焰。但肩头还是给王刚的拳风扫着，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王刚却不知桂仲明也受了挫折，见他连避三招，果然锐

气大折。又惊又怒。

当下再不敢轻敌，左掌护胸，右掌又是“呼”的一声向桂仲明胸口打来。他用的是金刚散手中的“排山运掌”功夫。桂仲明只觉一股大力向胸前击来！

桂仲明奋起神威，凌空扑起，运大力鹰爪功，朝王刚劈面抓去，两人碰个正着。

桂仲明大喝一声，十指如铁钩一般，抓着了王刚手腕。王刚双掌一翻，用金刚散手中的“摔”字诀，掌背向上一挥，桂仲明身子悬空，在运力上先吃了亏，他第二次使出怪招，竟以五禽掌中绝险的身法，悬空向后一仰，左脚一个“蹬脚”蹬到王刚胸前，疾喝一声“起”！王刚用力一挥，桂仲明双手一松，一个“细胸巧翻云”，向后倒翻出数丈之外。在桂仲明使出怪招之时，王刚也迫得矮身躲避，虽闪过胸膛，左膀还是给结结实实踢了一下，同样在地上滚出数丈开外。

桂仲明落地一看，自己给王刚反掌一挥，指尖碰着的地方，已是皮破血流；王刚站起一看，手腕上也如同给火绳烙过一样，烙起十条红印。两人都极为骇异，料不到对方功力如此深湛！

两人虽各吃了对方的亏，但在旁观的人看来，桂仲明是以绝顶轻功解开险招，而王刚却是滚地闪躲，明明是王刚输了一招。各路高手都不禁啧啧称奇，先前瞧不起桂仲明的，而今都刮目相看。

王刚自成名以来，从未碰过如此劲敌，绝料不到会在一个“后生小子”手底，折了锐气。他这时已不敢急于救胜，抱元守一，调好内力，以金刚散手的厉害招数，带攻带守，与桂仲明的大力鹰爪周旋！

这样一来，形势顿时逆转。本来论功力两人都差不多，桂

仲明天赋极高，王刚则火候老到。但王刚横行江湖三十余年，手底下不知会过多少英雄好汉，经验之丰，远非桂仲明可比。一“稳”了下来，立刻以避实击虚、专抢空门的战法，迫得桂仲明转攻为守！两人都是掌风虎虎，掌到即收，不敢把招数用老。在高手看来，虽然身体并未接触，可是却比刚才的险招，还要令人瞩目惊心。只见地上沙石纷飞，掌风所到，附近的树叶都簌簌落下。

战到分际，桂仲明渐感处在下风，突然大喝一声，双掌疾发，两人都给对方掌力震退数步。桂仲明真势一缓，待王刚再扑来时，掌法突然一变，掌风发出好似没有以前凌厉，但每招每式，都是含劲未吐，王刚偶尔掌锋触及，只觉对方的手是软绵绵的，然而却又有极大的潜力向自己反击。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便用足精神，以平生绝技与桂仲明相斗！

桂仲明这手是绵掌的内劲配上鹰爪的硬功。原来他的义父桂天澜除精于本门的大力鹰爪功外，又以廿年的苦功，熟练了内家绵掌。在武林中二者兼修，而又具有上乘功力的，只他一人！

这时，凌未风和申家兄弟，也正打得火炽异常。

凌未风一剑快似一剑，将申家兄弟迫得满头大汗。二申也施展出平生所学，所使的尽是吴钩剑的精妙招数，配合得天衣无缝，招招都是毒着。但饶是如此，到底还是落在下风。凌未风的剑法是海内第一名手所授，精微超妙之处，实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凌未风以天山剑法，恶斗申家兄弟号称武林绝学的吴钩剑，本来是武林中旷世难逢的比剑，但自桂仲明一出，群豪反而把他们冷落了。卢大楞子叹口气道：“这样的比剑真是人生难得几回看！只可惜今日好戏连台，那边的比掌，更是武

林的奇迹，真恨不能生多一对眼睛！”

正当各路高手屏神静气，注目桂王恶战之际，凌未风和申家兄弟，已到了强存弱亡，生死立判的地步。申天豹正使到一招“横江截斗”，拦腰一剑，想阻止凌未风连绵不断的攻势，那料凌未风“嘿嘿”两声，身随剑走，迅俞狂飙，右手剑一翻，青光闪处，剑光已向申天豹颈项勒下。申天虎双钩在凌未风背后疾上，凌未风身子一拧一旋，申天虎双钩扑空，未及变招，已给凌未风一掌击中前胸，与此同时，申天虎亦给凌未风的青钢剑自后心直透前心。

凌未风在衣襟上揩掉剑锋的血迹，旋首四顾，弹剑长啸，山鸣谷应，回声悠悠。

群豪相顾骇然，王刚更是大惊失色。

这时桂仲明愈斗愈勇，绵掌与鹰爪连环运用，双掌起处，全带劲风！王刚已是无心恋战，忽使狡计，虚幌一招。桂仲明掌如刀削，直劈下去，快若流星。王刚突然左肩向前一撞，“蓬”的一声，吃了桂仲明一掌！他也乘势身向前倾，五指如钩，擒着了桂仲明右腕，用力便扭。王刚竟是拼着肩受掌伤，企图败中取胜，施展金刚手中最厉害的擒命手法，想把桂仲明活擒，挟作人质。他见申家兄弟，两人合攻，还是丧在凌未风剑下，自知不是敌手，因此想拿着桂仲明来要挟凌未风。

那知桂仲明虽因经验尚浅，中了敌人诱敌之计，但到底功力深厚，临危不乱，右臂一振，硬如铁棒，虽然挣不脱手，王刚也扭他不动。他左手也不闲着，一个冲拳，又是“砰”的一声，击中了王刚下巴，王刚“哇”的一声，满口鲜血，直喷出来，两排门牙，全被震碎，痛彻心肺，右手不能不松开，向后倒翻出去！

冒浣莲因关心过甚，一步一步，移近斗场，当桂仲明遇

险之际，她竟然不顾一切，飞踪上来，王刚一个倒翻，站起来时，恰与冒浣莲劈面相逢，心中大喜，右手一抓抓去，冒浣莲迎面就是一把夺命神砂，王刚毫不躲避，粒粒都嵌入皮肉之内，他冲着神砂，仍是飞身扑去，一抓抓下，将冒浣莲脉门扣住，大喝一声，将冒浣莲整个身躯，当成兵器，抡了起来，四面一荡，桂仲明手扣金环，正想发射，投鼠忌器，迫得又放下来，飞身追去，在王刚背后，大声叫道：“你把她放下，我饶你一死！”

王刚连连狞笑，发力狂奔，桂仲明在岩边呼手拔起双剑，旋风飞扑，凌未风挺剑追上，各路高手，也不自觉的紧跟上来。

但看着王刚凶狠的神情，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手。

瞬息之间，已追出两个山坳，前面豁然开朗。这时朝阳普照，众人猛听得水声响若郁雷，山顶一条瀑布，如白练般直冲而下，在谷底汇成一个水潭，水潭边有一个山洞，瀑布给周围岩石，激起一大片水花，山洞之前，就似挂了一幅水帘，朝阳辉映，幻成七色的彩带，奇丽无俦！但众人谁也无心赏玩风景，大家都不发一言，只顾前追！

凌未风身法迅捷之极，早已越过群豪，这时已追上了桂仲明，与王刚相距不远。他拍一拍桂仲明肩膀，低声叫道：“你且闪开，待我救她！”桂仲明如言往旁一闪，只见凌未风右手一扬，三枝天山神芒，电射而出。桂仲明大骇叫道：“你做什么？”要想阻止已是阻止不及！

王刚自以为挟着冒浣莲掩护，万无一失，那料凌未风的暗器手法，神妙异常，三枝神芒全是虚发，王刚舞起冒浣莲作为盾牌，一扫不中，缓得一缓，第四枝神芒又如流星赶月般射来，王刚正待抡起冒浣莲再挡，啪的一声，右臂已给神

芒穿过，登时奇痛彻骨，手掌一松，将冒浣莲跌在地上。王刚耳边听得凌未风叱咤之声，哪里还顾得再伤害冒浣莲，急得向前一掠数丈，拼命狂奔！

凌未风一跃而前，将冒浣莲轻轻扶起，伸手一拍，解开了她的穴道，微笑着对追上来的桂仲明道：“交回给你，她毫发未伤，你可放心了吧！”

王刚发劲狂奔，除了右臂奇痛之外，猛然间又觉全身麻痒，神志渐渐迷糊。这一惊非同小可，急急振摄心神，这才想起，风才啤所中的那把砂子，竟然都是喂毒的“暗青子”（暗器），吓得亡魂直冒，而后面凌未风又是如飞追来！他冷汗直流，人也陷入狂乱的状态之中，急不择路，竟然一跃数丈，跳过瀑布汇成的水潭。

凌未风大喝一声，又是一枝天山神芒，身后射来。王刚避无可避，迫得向前猛力一冲，越过了山洞前的水帘，全身力量，都集中在左臂之上，劈啪一声，“单掌开碑”，一掌击在山洞的石门上。王刚的金刚手有几十年功力，拼死一击，力量端的惊人，只见手掌劈下，碎石飞扬，轰隆一声，石门轧轧的开了半扇，里面原来是用千摔石条当门栅一样拦住，现在给王刚掌力震断，石门也就开了。而王刚掌力用得过猛，也给石门反弹出来，手腕打断，给瀑布一冲，跌入了无底深潭，挣扎几下，片刻没顶。到凌未风与各路高手赶到潭边之时，只见水潭上几圈波纹，四外荡开。这个武林叛逆，外家高手，已随浪花消逝了！

各路高手，伫立潭前，默然不语。他们目睹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又目睹王刚惨死，尸骨无存，目定口呆，各有感触。良久，良久，卢大楞子吐口气道：“活该！活该！这贼子早该有人收拾他了！”达土司向凌未风瞧了两眼，暗暗想道：

“我虽未与王刚比试过，但看他金刚掌力，外功之强，似不在我铁布衫的横练功夫之下，而今竟给凌未风几枝暗器迫死，看来这个天山神芒，真是名不虚传。”罗达却圆碌碌的睁大眼睛，看着石洞出神。

冒浣莲这时已随黄衫少年缓缓行来，看着水帘如彩带一般映日生辉，而底下潭影悠悠，波光胜雪。猛然想起一幅图画，跳将起来。

桂仲明心念一动，拉着冒浣莲道：“这不就是我养父在黄衫上留下的隐形图画？”冒浣莲低声说道：“一点不错，水帘洞就是图画中的所在。”说罢招手叫凌未风过来，凌未风见他们喁喁细语，轻轻笑道：“我不想做牛皮灯笼。”冒浣莲面上一红，说道：“凌大侠，我说的是正经事。”

昨晚焚化黄衫，现出图画之事，凌未风并不知道。那时他正在石屋外仗剑巡视，现在听冒浣莲细说一遍，闭目凝思，过了片刻，开声说道：“桂老前辈留下隐形图画，连石大娘也不给知道，其囑定有极重要的物事，我们何不进去探探？”

冒浣莲道：“且慢，画上的‘左三右四中十二’七个大字，却是什么意思？你替我端详一下。”凌未风道“也许是什么暗号，也许就是指所藏物件的件数和位置。”

这时群豪都在隔洞注视，见他们三人切切私语，互相交换眼色，眉山寨主罗达尤其是业得心焦，忽起忽坐，一会儿看看水帘洞，一会儿看看凌未风。

正在群人屏神注视，各有所思之际，忽地里幽谷上空，“呜”的一声，掠过一枝响箭，接着又是两枝，罗达蓦地站起身来，撮唇怪啸。凌未风正觉奇异，半盏茶后，谷中已现出一个驼背老人，他相貌虽然丑陋，身法却利落之极，飞跑奔驰，脚踪竟是片尘不起，霎然就到了群豪之前。罗达大喜过



望，迎上去叫道：“韩大哥，等死我们了。”卢大楞子和达土司也起来招呼。陶宏、张元振虽不认识此人，见罗达等人这样尊敬，也随着出来迎接。凌未风、桂仲明和冒浣莲却仍是端坐潭边，不动声色，细察这几个绿林豪雄和驼背老人的来意。

被称做韩大哥的驼背老人，顾不及请问凌未风的姓名，一见水帘飘动，山洞门开，面色紧张，拍拍罗达肩头说道：“贤弟，就是这个地方了！有人进去过吗？”罗达摇了摇头。达土司道：“我们一齐运去，一瓢水分六碗端，大家喝啦！”卢大楞子指指凌未风他们道：“那边还要分三碗呢！”达土司低声道：“他们不知道，没他们的份！”凌未风耳朵极灵，远远听得他们又打绿林黑话，说什么分水喝，心想：难道这山洞里竟藏有什么奇珍重宝，以致惊动这些魔头，群集此地，合议分赃？

达土司、罗达等正想邀陶张二人进去，驼背老人忽然说道：“且慢，先让一个人进去看看。谁肯去的，我们让他多喝一碗！”罗达一跃则起，说道：“我去！”振臂一踪，跳过六七丈宽的水潭，冒着瀑布冲击的水花，穿过水帘，向山洞里窜去。群豪凝神相待，羞水风等三人，也站了起来看望。这气氛就似万木无声，密云待雨，紧张之极。

过了一阵，忽听得山洞里一声厉叫，众人定睛看时，只见罗达披头散发，浴血奔出，山洞内还有弓箭嗖嗖射出，竟似隐隐伏有甲兵。罗达身手确也不凡，受了箭伤，仍然冲到潭边，单足点地，旋展“一鹤冲天”的功功，便待飞越水潭。但潭面宽达七丈有多，他受伤之后，功力已减，到了半空，突然身子一堕，飞附潭心。卢大楞子大叫一声，身子一弓，箭一般的直射出去，掠到水潭中央，正好赶上，单掌一托，竟